

# 嚴耕望 先生

## 紀念 論文集

史學大師系列 02

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 編



嚴耕望先生曾說：「有書可讀，萬事足；  
任何榮譽享受，都其次又其次。」

稻郷出版社  
ISBN:957-9628-34-3

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

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著

## 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

---

作 者：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吳秀美

出 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37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64690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

印 刷：建誠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43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87 年 10 月

**I S B N : 9 5 7 - 9 6 2 8 - 3 4 - 3**

---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嚴耕望先生（1916-1996）

# 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

## 目 錄

嚴耕望先生傳（國史擬傳）.....	廖伯源	1
嚴耕望先生著作目錄.....	李啟文	21

### 一、學術文化編

從殷虛遺跡新釋高宗、彤日、亮陰.....	石璋如	37
孝經學史叢考.....	陳鴻森	53
蔡琰悲憤詩證釋.....	雷家驥	73
唐代之祠廟與神廟.....	章 群	119
「歷史記憶」與「歷史真實」——《三松堂自序》考訂二則... 翟志成		151

### 二、政治社會編

張巡、許遠死守睢陽的決心來源——一個新探討.....	曾仕邦	167
論高力士.....	王壽南	185
中晚唐南疆安南羈縻關係之研究.....	毛漢光	201
陳寅恪「關隴集團」學說的新詮釋——「西魏北周」系說... 宋德熹		239
論宋初功臣子弟馬知節（955-1019）.....	何冠環	261
讀《李星沅日記》——兼論李星沅其人.....	何漢威	305

### 三、制度地理編

漢代仕進制度新考——《尹灣漢墓簡牘》研究之三.....	廖伯源	353
從簡牘看漢代的行政文書範本——「式」.....	邢義田	387
裴炎遷政事堂事件考析.....	劉健明	405
曹操所開新河漕渠辨誤.....	李啟文	419
以詩證史——讀嚴歸田師《通典所記漢中通秦川驛道考》劄記...	譚宗義	427
編後記.....		433

## 嚴耕望傳（國史擬傳）

廖伯源\*

嚴耕望，字歸田，安徽桐城人，民國五年元月二十八日生。<sup>1</sup>祖上從江西遷安徽，居縣城南數十里之羅家嶺，家世務農。父裕榮，未曾讀書，然深明事理，為人公正，見重於鄉黨，常為鄉人評論是非，裁斷曲直。母徐氏，育四子一女。長子德明，曾讀私塾，稍通文墨，二子、三子亦曾入學，及長，務農工。耕望為幼子。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若家中有人力，克勤克儉，就能慢慢成為小康之家。嚴家亦如是：父兄勤於農事，兼作手工業，母勤儉持家，其後長兄且兼營商業。經濟狀況漸佳，故耕望得以進學。耕望本名德厚<sup>2</sup>，小名耕旺，及入中學，始更名耕望。

耕望初讀私塾，後就讀於羅家嶺小學、安慶第一中學、安慶高級中學、國立武漢大學歷史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耕望在小學、中學都長於數學，國文則平平，羞以作文示人，乃下苦功於文章。時梁啟超之飲冰室文集風行，耕望讀而好之。又曾讀《三國演義》，進而讀《三國志》，此為耕望所讀之第一部正史，多不解處，乃查字典強讀，慢慢養成對歷史之愛好。

民國以來，社會上重理工而輕文史，資質佳之學生絕大多數投考理工科系，自問無能力讀理工者，乃退而求其次，進入文史科系。耕望長於數學，卻選考歷史系，可謂是少數之例外，必是在中學時已培養對歷史之強烈興趣。此蓋受高中歷史老師李則綱影響甚大。李則綱，安徽桐城人，利用人類學與唯物史觀治史，時「已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史學通論》、《始祖的誕生與圖騰》兩書。第二部書可能為中國學人運用人類學上的圖騰觀念解釋中國史前史的一部最早著作。」<sup>3</sup>耕望在中學時不但讀了不少史書，而且讀了不少人類學民族學方面的書籍。還受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sup>1</sup> 嚴耕望先生之正確生日是陰曆民國四年（乙卯）十二月二十四日，合陽曆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各方名錄有作五年十二月，或作四年正月，俱錯誤。

<sup>2</sup> 此為嚴先生晚年之得意門生李啟文兄告知，李兄隨侍先生逾十年，親聞之於先生。

<sup>3</sup> 參見嚴耕望：《錢穆實四先生與我》，頁43-44，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一年。



人類學家莫爾甘(L. H. Morgan)所寫的《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的影響，寫了一篇文章：〈堯舜禪讓問題研究〉，認為堯舜禪讓只是部落聯盟領袖的選舉。<sup>4</sup> 民國二十六年，高中畢業時，耕望的志願是日後利用人類學的觀點研究中國古代史。此皆可見李則綱影響之痕跡。耕望之大學同學錢樹棠且謂：耕望之「粗知治史門徑，由李則綱啓迪。」耕望得入大學，靠考取安徽省公費，每年可領取百餘元。<sup>5</sup>

進入武漢大學之後，僅在珞珈山讀書三月，因為戰事關係，學校西遷四川省樂山縣。耕望之大學生活，有三年半是在樂山渡過，民國三十年夏畢業。

大學四年，除歷史系之課程外，並選讀法學院政治學、經濟學及中文系之文字、聲韻、訓詁等課程，擴大了社會科學知識基礎，增強了閱讀古書的能力。根柢既深厚，又以勤力用功，學業得心應手，甚受同學、老師之器重。同班同學錢樹棠與耕望最爲友好，同學稱兩人爲兩個「書櫥」，意謂只識讀書、不知世故。兩人讀書認真，對不稱職之教授，也敢於批評，甚至挑剔。系主任方壯猷曾在課堂上憤憤地說：「袞袞諸公十年後都將是大學教授，就知道也不容易！」<sup>6</sup> 耕望中年以後，全無火氣，總是溫文沉默，除了讀書著作，似對什麼事情都不關心。幾十年讀書生活，使其性格都改變了。

耕望很早就養成蒐集資料，寫卡片之習慣，「大學三年級之際，即著手編寫秦史，從秦族初興到秦朝滅亡，認爲材料少，又較集中，容易成事。」<sup>7</sup> 收集之資料有二十多萬字，但因先秦史之史料太少，研究必須利用大膽想像與揣測，結論之可靠性又太低；治先秦史與其踏實之性格不合，乃放棄此項計畫。從高中畢業時，志願日後利用人類學的觀點研究中國古代史，到大學三年級放棄秦史的研究，可見其治史計畫之從虛到實。其後研究之範圍移到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蓋以此時期之史料數量適中，不太少亦不太多，研究不必依靠想像與揣測，憑一人之力可讀完全部史料，可以較放心的作結論。

<sup>4</sup> 參見嚴耕望：《治史經驗談》，頁4-5，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年。又參見嚴耕望：《治史答問》，頁3，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四年。

<sup>5</sup> 參見錢樹棠：〈紀念嚴耕望學兄〉，收入《嚴耕望先生紀念集》，頁7，台北，稻禾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出版。

<sup>6</sup> 參見前引：《錢穆寶四先生與我》，附錄一〈我與兩位王校長〉，頁147。

<sup>7</sup> 參見前引錢樹棠：〈紀念嚴耕望學兄〉，頁8。

大學三年級上學期，耕望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寫成〈中國軍事地理形勢之今昔〉」，二月之後，於二十九年元旦又寫成〈楚置漢中郡地望考〉。<sup>8</sup>

民國三十年春天，耕望在武大讀書之最後一學期，錢穆到武漢大學講授「秦漢史」與「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兩門課凡四十餘天。時耕望正在撰寫畢業論文〈秦漢地方行政制度〉，錢穆所開兩課，都與其論文有關，故將寫好之兩章呈閱。錢穆召問，並垂詢其他讀書之問題，深感滿意。時錢穆於講壇上謂：制度與歷史地理為歷史之兩隻腳。此兩者正是耕望興趣之所在：對制度史之興趣是從陶希聖所著《秦漢政治制度》所引發。<sup>9</sup>對於地理學之興趣則始於小學時代，其長兄德明所送之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中國分省地圖集。耕望非常喜愛此地圖，常常翻閱，一直帶在身邊。初中時常讀地理書，高中時代讀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深喜其縱論兵略。前此已曾撰寫〈楚置漢中郡地望考〉等文，及聽錢穆此言，大受鼓勵，終身從事歷史研究之決心更為強烈。

耕望大學畢業時，打算在樂山附近謀一中學教職，突然收到錢穆來信，囑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去做研究工作。當時國學研究所主任是顧頡剛，錢穆為導師。後顧頡剛到重慶主持文史雜誌，錢穆繼任主任。研究所之規模甚小，老師、學生一同生活、讀書，了無隔膜。一夕，耕望以舊稿〈楚置漢中郡地望考〉呈閱，錢穆極為欣賞，許為歷年所教諸生中之最有希望者。錢穆為史學名師，歷任多所著名大學教授，有此評語，對耕望之學術意志必有極大鼓舞作用。國學研究所每兩週舉行一次講論會，錢穆就諸生所講問題作評論，多有啟發性，耕望自謂得益匪淺。得益更大者，為每天飯後跟從散步，聆聽錢穆隨意談話，亦可隨意說出自己所見所思，請示教益。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兩年，耕望大部份時間用在研究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史，《兩漢太守刺史表》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之初稿，都在此時完成。

民國三十二年秋，因校董會內部糾紛，人事改組，波及研究所，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幾於停辦，錢穆介紹耕望到四川大學做研究生。三十三年春，耕望以其父年近八十，想回安徽老家省親，因接受了安徽學院之講師聘書。由成都啓程，

<sup>8</sup> 參見前引：《錢穆實四先生與我》，頁47。

<sup>9</sup> 先生自高中時代就喜歡讀《禹貢》與《食貨》兩種半月刊，並讀過陶希聖所著《秦漢政治制度》，甚感興趣。但覺得「地方制度」一章太粗略，後讀了些石刻史料，認為可以用來研究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乃以此為大學畢業論文之題目。走上研究制度史之路。（參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之「本卷書成後記」頁43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六十三年再版。）

但走到重慶，因中原戰事復起，交通阻塞，不得不在重慶停留下來。顧頡剛介紹耕望到北碚修志委員會做事。該委員會只有兩名工作人員，傅振倫為主任，耕望為編輯員兼打雜，耕望自謂此為其一生最不得意的時期。到達北碚的初期，住在顧頡剛所主持中國史地圖表社之宿舍，認識該社工作員段畹蘭。段氏是成都人，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兩人由此相戀，後結為夫婦。不久，耕望轉到北碚附近之金剛碑工藝班任國文教員，〈秦漢郎史制度考〉之撰寫即在此時。一夕大雨穿牆而過，耕望赤腳憑几，伏案撰寫此文。<sup>10</sup>

此時期段畹蘭及其母已依耕望生活。<sup>11</sup>抗戰後期，學界人員之物質生活條件甚差，名教授陳寅恪尚且營養不良；耕望大學畢業不久，在非正式之中學教書，生活窮困。更使耕望不安者，為教書課業太多，無暇讀書研究，似乎前途茫茫。

耕望曾聞於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脾氣耿直，聘任研究人員以能力為標準，不重介紹人。耕望極欲覓一可以讀書研究之工作，乃毛遂自薦，寄信傅斯年，申請入史語所作研究工作，隨信附上三篇論文（有已出版與未出版的）。信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中旬寄出，因為無人介紹，故對成功不抱希望，蓋盡人事而已。誰知八月二十一日，收到傅斯年掛號快信，謂歡迎耕望到史語所工作，又謂依耕望之論文程度，當為助理研究員，但論資歷只能聘作助理員。

收到回信之第二天，耕望往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謁見傅斯年。問完話後，傅斯年欲耕望暫留重慶，助其處理文書事務；耕望自以非幹事之才，下筆又慢，助理文書必做不好；而進史語所是為讀書研究，不想作文書事務。故坦率地推辭。<sup>12</sup>此事可見耕望之性格：不輕易許諾。此亦耕望處世與人無嫌隙的原因之一。蓋輕易答允，以為不得罪人，實則日後不符所望，得罪更大。耕望不輕易答允人，正常人都會體諒，最多以為不夠朋友，而不必為實現諾言為難自己、妨礙自己之工作。此所以耕望除少數深交外，朋友甚少，與多數史學界人士都只有淡如水之交情。耕望之不輕易答允人，對邀請演講，常堅辭不應。在香港新亞研究所的課堂上，曾勉勵學生不要以外務妨礙研究工作，謂邀請演講的人都是慕名而來，若答應一個，其他就難於推辭，日後不勝其煩。不如一個都不答應，以後都不會再來邀請。所以耕望在台灣，除了在史語所演講外，所外之演講，一概推辭。七十歲

<sup>10</sup> 見〈秦漢郎史制度考〉附記二，《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頁383-84，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八十年。所謂大雨穿牆而過，蓋牆壁是編竹為籬，加以泥塗粉刷。

<sup>11</sup> 出處同前注。

<sup>12</sup> 參見嚴耕望著：《錢穆實四先生與我》，附錄二〈我對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頁155。

以後，大概覺得應多提攜後進，而老學生來請，也不好推辭，故間中亦到大學演講，然一年亦不過三數次。

耕望入史語所，為一組之助理員，<sup>13</sup>初在四川南溪縣李莊之板栗坳史語所臨時所址上班。民國三十五年冬，史語所復員南京；三十八年春，史語所遷台灣，耕望攜妻小奉岳母隨所遷徙。抗戰後幾年及遷台初期，生活極為艱苦，中央研究院為國家機關，其人員衣食尚可無虞。耕望為人很能安貧，物質慾望甚低，每日讀書研究，研究範圍從漢代地方制度擴展到秦漢至唐代政治制度史，更開創另一新的研究領域：唐代人文地理的研究。職級由助理員累升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至研究員。並曾擔任國科會的研究講座。

耕望在撰寫《唐僕尚丞郎表》過程中，「深感新舊兩部唐書各有優劣。新書體制完備，但文傷簡略，往往因文害意，釀成很多錯誤。舊書敘事詳盡，但因後期史料零落，比次每誤。」<sup>14</sup>與《唐僕尚丞郎表》內容相關者，耕望糾正《舊唐書》之錯誤不下六百條。清人沈炳震編《兩唐書合鈔》，合抄兩唐書為一編，但抄得不夠徹底，對兩書的謬誤摘發不多。耕望想以《兩唐書合鈔》為底本，糾正錯誤，詳抄史事，又廣為徵引其他史料與前人之研究，為之注釋，以補兩唐書之不足。以後研究唐史，此新編較兩唐書更為有用可信。又耕望自民國三十五年始，「搜錄『唐代人文地理』材料，意欲從地理觀點研究隋唐五代人文各方面的發展情況。」<sup>15</sup>此兩項工作都是工程浩大，必須投入畢生精力與時間始克有成，決不可兩者兼顧。選擇何者，關涉此後之研究範圍與方向。四十四年，錢穆來台，耕望即請教此問題。錢穆以為兩者皆可作出大貢獻，但以畢生精力作史籍考訂，工作枯燥，必使心靈僵滯，不如研究歷史人文地理，探索思考人文之各方面問題，讀書有得，然後深究發揮，較為活潑有生氣。耕望聽此說話，決定放棄兩唐書的整理計劃，專心於歷史人文地理之研究，以後亦一直以為此抉擇正確。<sup>16</sup>耕望如此說法，實過份強調錢穆之影響。<sup>17</sup>耕望蒐集「唐代歷史人文地理」之資料，自三十五年已經開

<sup>13</su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組從事史學及文籍考訂等研究，研究人員分四級：助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嚴先生初入所，以其學歷大學畢業，為助理員。

<sup>14</sup> 前引嚴耕望：《錢穆實四先生與我》，頁76。

<sup>15</sup> 前引嚴耕望：《錢穆實四先生與我》，頁77。

<sup>16</sup> 此段文字根據前引嚴耕望：《錢穆實四先生與我》的相關文字改寫。參見《錢穆實四先生與我》，頁76-78。

<sup>17</sup> 錢樹棠先生來示謂不同意此一看法，其言曰：「錢師的話所謂不使『心靈僵滯』，『較為活潑有生氣』云云實是錢師治學精神所注，嚴於此時特有領會。嚴於人文地理早有與

始，到四十四年，已有九年多，已近可以撰寫之階段。又耕望自讀小學時起，就對地理有興趣，「唐代歷史人文地理」是其早就決定要做之研究。今以撰述《唐僕尚丞郎表》，發現整理兩唐書亦是可為之工作一生的好題目，一時見獵心喜，故心意不定。耕望一生，物質慾望甚淡，而對研究工作，則貪念難息，<sup>18</sup>研究計畫越做越大。然工作仍是按部就班進行，故即使無錢穆之指教，耕望在完成隋唐地方行政制度史之工作後，仍會開始《唐代交通圖考》之撰寫。後以到香港中文大學，暫時放下隋唐地方行政制度史之研究，而迫不及待地考述唐代之交通；可見其對「唐代人文地理研究」之興趣，隋唐地方行政制度史卒因此不得完成。

耕望在中央研究院時期，為集中全力於研究工作，堅持不兼課<sup>19</sup>，「不參加任何活動，——包括學術活動；連學術會議也不主動的參加，……覺得花費的時間太多，所得不償所失。」<sup>20</sup>連為補貼家用，寫些普及性之歷史文章以賺稿費亦盡量避免。其研究工作之習慣，是每天都作，從不間斷，故無所謂星期六、日休息。史語所的老輩有一傳聞：謂中央研究院遷南港不久，總統蔣中正於某星期到中央研究院，因為沒有預告，不見有人迎接，走到史語所找人，只見有一人上身赤膊出來，看了一下，又進去不見了。民國七十四年底，耕望自史語所退休，返香港之前，友人餞行，有一史語所之年青人當面詢問，是否有其事。耕望謂當時天熱，一人在研究室，故脫去上衣。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王世杰接長中央研究院，時耕望之《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一、二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剛出版不久，此為中央研究院遷台後出版的大書之一。王世杰甚為欣賞，約談，乃知耕望是武漢大學之畢業生；王世杰為武漢大學之第一任校長，武大規模皆其手創，對耕望之研究成績，甚感快慰。以後多次約談，至為關懷照顧，後且超擢耕望為國科會之研究講座。但對王世杰欲其做之工作，只要耕望認為有礙其研究及非其所長，即不敢答允。

民國五十一年七月，王世杰希望耕望「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他願意全力支持」，耕望以其研究方向「已轉移到歷史地理方面去，要想兼顧兩方面實

---

趣是一事，聞錢師言而捨彼取此又是一事。蓋一經錢師啟迪，即悟應為有追求，又見一番進境也。」

<sup>18</sup> 先生自謂：「我常自己反省，覺得我非貪人，但對於學術工作卻很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當宏通，如此就不免隨時努力去做。從這一點看來，自愧仍非達人！」見前引：《治史經驗談》，頁158。

<sup>19</sup> 先生去香港之前，僅在台灣大學兼過二星期課。該課程由數位老師講授，每人講兩三星期。此為十餘年前先生親對余言者。

<sup>20</sup> 見前引《治史經驗談》，頁147。

在不可能」。且其寫作習慣是長期「慢慢搜集史料，然後一氣完成。」要由公家補助限短期內完成一部大書，非其所能，故不敢答應。<sup>21</sup>

稍後，王世杰「希望由研究院領導，仿英國《劍橋歷史》寫一部《中國通史》。上古史部分已由李濟先生承諾，領導編纂，」要耕望「領導中古史的編纂工作。這項工作無論做得好做得壞，只要編成，都可以享大名於一時」。但耕望以為「這項工作要集國內外很多學人來共同努力…不免有聯絡協調開會應酬及文書處理等麻煩，」他無此領導能力。其次，多人撰寫，「內容勢必不能連貫一氣…必將各持所見，矛盾重重，只能算是一部較有計畫的中古史論文集，不能算是一部中古史；所以到時縱能交卷，也等於沒有交卷。」其三，其本身之研究工作早有計畫，盡全力亦不知在有生之年能否完成，實無能力與精神「再承擔另一重大工作的領導責任」。「終於在惶恐的心情下違背了…（王世杰）的美意，」<sup>22</sup>王世杰接長中央研究院，欲由中央研究院領導編纂一套中國通史，有建立政績之意，屬意耕望領導中古史部分，時耕望年不及五十，亦是十分器重。然耕望一直推辭不就，雖然非常愧疚不安，但始終不肯允承，可見其敬業精神與堅守原則，絕不降低研究之水準，而名利之成分完全不在考慮之列。

錢穆在香港辦新亞書院，後新亞書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為成員學院之一。早在史語所尚在楊梅之時，錢穆就托牟潤孫專程到楊梅邀約耕望到新亞任教，耕望以學問未成，不肯接受。後又屢見召，耕望以為史語所乃做學問之天堂樂土，不肯離去。但後來因為李定一居中傳話有誤，<sup>23</sup>錢穆向香港中文大學力爭耕望為新亞研究所導師之名額，來電報謂「務盼弟就此職名，千萬千萬。如弟不來，使穆出言失信，此後遇其他交涉，將受影響。」李定一亦來信謂「賓師此次大費周章，

<sup>21</sup> 嚴耕望：〈我與兩位王校長〉（此文初刊《珞珈》第二十八期，國立武漢大學旅台校友會編，台北，民國五十九年），載《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附錄一，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一年，頁143-144。

<sup>22</sup> 參見前引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附錄一，頁144-146。

<sup>23</sup> 李定一亦是錢穆的學生，在四川時曾隨侍錢穆，與耕望交情甚深。民國五十二年秋，李定一到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任教，多次勸耕望一齊去香港。五十三年春，李定一寒暑假返台，又一次來邀，耕望推辭謂現正撰寫「隋唐地方行政制度」，此部書寫好再去。這樣一部大書，若以撰《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為比，最少要好幾年時間才能完成，到時事過境遷，師友邀請到香港任教的壓力將化於無形。誰知李定一誤會耕望意勤，蓋前此相邀，都是直接拒絕；此次謂寫完一書就去，已無以前決絕。李定一回香港後報告錢穆，謂耕望有意到香港任教。二月二十五日，耕望收到錢穆二十一日手書，云「弟駕有來港之意，驚喜交并。」又云：「（新亞）研究所本欲增一導師名額，久欲延弟來任此職」。參見前引《錢穆賓四先生與我》，頁80-81。

始有此一缺；若兄不就，則賓師頗難過。」又謂「賓師係硬向中文大學特要之導師。…如兄不來，則賓師不能下台。」數日後，收到新亞研究所之聘書。耕望曰：「事已至此，已無迴環餘地，若仍堅持不去，實在對不起二十餘年來心神俱契的恩師，所以赴港事不得不就此決定。」<sup>24</sup>既不能不去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耕望乃向李濟所長與王世杰院長說明不得不去之苦衷，得到兩位先生之諒解，並幫助辦理出境手續。耕望全家與岳母乃於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尾到香港，原想教二年書後即返中央研究院供職，但以一子一女之學業，居港不滿五年，不夠僑生資格，若回台參加聯考，又恐課程不銜接，難於考取。故只得留在香港，不想一住就是三十多年。香港為其一生所住最久之地方。

耕望於民國五十三年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聘，為新亞研究所導師，並授大學部課程「中國政治制度史」與「歷史地理」。六十七年退休，轉任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至七十年始離開中文大學。

耕望初到香港至逝世為止，一直擔任新亞研究所之導師，新亞研究所是耕望任事最久之機構。民國六十三年，新亞研究所脫離香港中文大學，耕望雖任中大專任教職，仍兼任新亞研究所導師，且是義務兼任，在中文大學退休後始領新亞研究所之薪給。耕望在新亞研究所教授之課程先後有「中國中古政治制度研究」、「三代兩漢人文地理研究」、「中國中古史料研究」、「中國中古史專題研究」、「魏晉南北朝人文地理研究」等。

耕望曾兩次到美國研究講學：民國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以訪問學人名義在哈佛大學研究兩年。六十八年春，以訪問教授名義在耶魯大學講授唐史半年。據謂耕望為第二位在耶魯大學用漢語講學之學人，第一位是錢穆。

民國五十九年，耕望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時年五十四歲。

耕望性情隨和，毫無架子，沈默寡言，學生到研究室請教，問題說完，常兩人對坐無言，靜默幾分鐘，但卻不會令學生有一種壓力的感覺。又學生提出的問題，耕望常說「此問題我沒有作過研究」，就不再說話。

耕望在其《治史經驗談》中，講治學要訣，其中兩點是「勤」與「恆」。<sup>25</sup>在農圃道新亞書院，耕望之勤與恆是出名的。一年到頭，除了農曆過年的幾天在家接待來拜年的學生外，每天都清晨到校，整日工作，極少與同事交際應酬。其對學術之熱誠給予學生最有效之教育。耕望無口才，其講課吸引力不大，反不如

<sup>24</sup> 參見前引嚴耕望：《錢穆實四先生與我》，頁81-84。

<sup>25</sup> 參見前引《治史經驗談》，頁140-148。

仔細讀其著作。但耕望之勤恆身教，則惟有親炙之學生才能體會，見賢思齊，追模師範。

數十年來，耕望堅持不擔任行政工作。唐君毅為新亞研究所所長時，請耕望擔任教務長，耕望堅辭。後君毅謂先生名大，新亞研究所新脫離中文大學為私立學校，欲借先生之名，先生為教務長可不治事云云；耕望不得已同意暫代半年。君毅逝世後，新亞研究所董事會在數次所長易人時都以耕望為首選，耕望都堅不答應，然亦數次短期代理所長、教務長。耕望不擔任行政職務之理由有二：自以為非幹才，負責行政恐尸位誤事。其次以為行政工作費時傷神，必耽誤研究。

耕望配偶段晚蘭，生子曉田，女曉松，俱留學就業美國。夫人體弱多病，家事以耕望之操勞為多。耕望自結婚後，即奉養岳母，直至其民國六十一年夏卒於香港。又耕望之外孫女黃小菊，稚齡自美國返香港依外祖父母，耕望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撫養外孫十餘年，於枯燥之研究生生活，增加不少麻煩與樂趣。七十三至七十五年，耕望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夫人因照顧在香港唸書之外孫，故耕望一人獨居南港兩年，曾笑謂無家事之麻煩，工作之時間更多。

耕望五十多歲後，有血壓高及中耳不平衡之疾病，服藥控制。民國八十四年初，《史語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紀念專號徵稿，耕望謂其一生事業學問，受惠於傅斯年之識拔，因謂「拼了老命也要趕出論文以紀念傅先生。」連續兩個多月趕寫文章，每天工作至午夜，完稿前幾天，甚至工作至深夜二點多。<sup>26</sup>耕望自年輕時起，養成習慣每天早睡早起，從不開夜車趕工。<sup>27</sup>今以近八十之年一改數十年之習慣，故文章寫完之後幾天，大病一場。此後常走路不穩，站起會頭暈。醫師謂有輕微的柏金遜症狀，腦部有微血管阻塞。多次醫療與檢查，無甚大效，時好時壞。八十五年六月十五日，飛台北治療，漸有起色，誰知十月五日（星期六）晚六時三十分左右中風，一直昏迷不醒，送台北市忠孝醫院加護病房，至九日下午四時四十分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綜觀耕望一生，讀書研究，著作教學，單純專一，離權遠勢，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為一健康純淨之「學術人」。耕望

<sup>26</sup> 參見李啟文：〈短時緯城寫人文—歸田師晚年生活小記〉，載《嚴耕望先生追悼會紀念冊》，頁12，香港：新亞研究所，1996年10月。

<sup>27</sup> 先生謂唯一的例外是在美國哈佛大學為訪問學人之二年，蓋哈佛大學之中日文圖書館所藏日文書對其研究西北邊疆之地理極有用，「故臨時參加學生行列，去學日文，趕看日文書，因為時間有限，往往讀到深夜兩三點鐘」。見前引《治史經驗談》，頁146。



臨終前一星期，自覺健康已恢復，謂返港即撰寫《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冊之最後一篇，及完成《中古佛教地理》一書。可謂為學術研究至死乃休。

耕望作研究有計畫，按部就班，效率甚高；又勤而有恆，心無旁騖，故其學術著作之數量，近代學人罕有其匹。計有專書七種（共十六冊）、論文集二種（二冊）及論文四十三篇（改訂編入專書及論文集者不計，重複者只計其一）。<sup>28</sup>

耕望之學術成就大致可分二方面：政治制度史、歷史地理。

其一、秦漢至隋唐之政治制度史。對中央制度及地方制度的研究都有重大貢獻。

1、對中央制度之研究成績，計有專書《唐僕尚丞郎表》四冊及論文十餘篇，從有關史料中，一點一滴蒐集有用材料「加以整理、組織，使其系統化，講出大問題、大結論。」所以每篇論著都對一至多個重要問題提出有力答案。下學三篇論文及《唐僕尚丞郎表》以見之：

（秦漢郎吏制度考）：縝密詳細全面地考察秦漢時期之郎吏制度，統計郎官之出身、遷昇。指出秦漢百官，絕大多數出身郎官。秦及西漢初，郎吏之進身多由蔭任與訾選；武帝創孝廉、甲科除郎之制，此後民間優秀份子有進身之階，加強官員之新陳代謝，擴大政府之社會基礎。「除郎新制實有漢一代國家機構之大動脈，政府生命之活泉源，而郎署則此泉源匯儲之所也…惜乎東漢中葉以降，此種以郎署為工具向民間吸收新空氣增加新血輪之優良制度為達官世儒所把持，致政治社會又逐步僵化，遂啓魏晉南北朝世家門閥之漸。」<sup>29</sup>郎官是宮庭宿衛之小官，耕望對此小官之研究，考出秦漢至南北朝數百年政權社會基礎之演變，正是研究小問題，得出大結論之典範。

（北魏尚書制度考）：自東漢以下，中央政府之行政中樞為尚書省。《魏書·官氏志》記載尚書制度過略，《唐六典》作者已不詳其制。耕望根據《魏書》，蒐錄所有曾在尚書省任職之官員，考證其年世，遷昇途徑及其在任之工作，按時間、部門排列，結果是「北魏前期尚書制度的演變歷歷在目，且與漢化的進程完全契合，而孝文帝建制六部三十六曹，所無考者只有兩曹郎中而已。北魏一代的重大制度於此大明。」<sup>30</sup>

<sup>28</sup> 先生著作之最完整目錄，參見李啟文補訂《嚴耕望先生著作目錄》，收入本論文集，頁21-35。

<sup>29</sup> 見前引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頁330-331。

<sup>30</sup> 見嚴耕望：《治史經驗談》，頁85-86，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四年。